

黄道婆，那场上海产业转型

带儿子去我本不熟悉的上海西郊闵行一带参加比赛，乘15号线地铁，报站时听到“华泾”，脑子里就突然闪现自己年少时读过的乡土地理书，想起黄道婆的墓就是在这里，于是，我饶有兴趣地跟儿子谈起了黄道婆，他一脸困惑，原来《黄道婆》这篇文章已经从他们的语文课本里移除了。意犹未尽的我临时起意前往这个陌生的景点。

出地铁站走1000多米，就到了黄道婆墓纪念馆。门口立着石碑坊，径直往前走是黄道婆的坟丘，很朴素，只有一块1960年魏文伯书写的墓碑，墓道的东边围着一个小院子，门上挂着“先棉”的牌匾，里面展示着“衣被天下”的棉纺织工艺，有纺纱机、织布机等。墓后是一片绿地，墓西边是文创交流中心。

正好遇到不少孩子打卡，叽叽喳喳、打打闹闹，喧闹聒噪。很难说这是一个有趣的景点。但是，瞻仰黄道婆的墓地，了却几十年的心愿。算来我知道黄道婆墓的所在时，正是我儿子

现在的年纪，谁想到和这位老奶奶的“会见”是在那么多年之后，像是和少年时的自己见面。

黄道婆如今依旧被保留在历史教科书里，但是鲜有孩子能真心认识到她的伟大。

关于黄道婆的主要事迹，只见于元末上海人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那一段百把字的记录：黄道婆在崖州（海南三亚）从黎族人那里学来了棉纺织技术，教会了上海人“造杼、弹、纺、织之具”，上海“人既受教，竞相作为，转货他郡，岁既就殷”。“未几，姬卒，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。又为立祠”。这是一则简短的乡贤的故事。

易被忽视的大时代背景是，棉布在中国宋末元初时兴起，取代原先的苧麻，并成为国家特别是上海地方的支柱产业。棉花的原产地并不在中国，虽然中国人从北传路径（新疆）、南传路径（海

南等地）早就有接触，但一直没广泛引进种植、加工。汉语里长期只有“绵”字，而没有“棉”字，宋以前中国主要的织物是丝绸（富人穿）和苧麻（穷人穿），并没有我们现在讲的一般意义上的“布”。那时的冬天，对于没有棉衣更买不起昂贵的裘皮的穷人来说是很难熬的。

但是，就在宋末元初，棉布产业高速发展，温暖了那个蒙古铁蹄蹂躏的时代。南宋末年诗人谢枋得在《谢刘纯父惠木绵布》一诗里，兴奋地赞扬“木绵布”（棉布）：“洁白如雪积，丽密过绵纯。羔缝不足贵，狐腋难拟伦。”那兴奋的表情大概像《繁花》里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人看到“丝光棉”那么兴奋。

在这次产业转型当中，黄道婆从海南带回来的棉花加工、纺织加工技术，起到重要作用，“衣被天下”不仅改善了乌泾泾乃至上海人民的生活，而且对明清两代江南农村和城镇的经济繁荣产生深远影响。

元末占据江南地区的朱元璋，最先发现棉花的经济战略价值，于龙凤十一年（1365）下令管下每户农民必须种木棉半亩，田多的加倍。大明王朝光复中原的赫赫武功的背后，是江南一垄垄的棉花地，是黄道婆带来的轧棉机、四尺长棉花长弓、三锭脚踏纺车。黄道婆可能只是单薄的文献“塑造”出来的人物，但是，这个小人物却成为宋末元初这次中国产业革命的代表，一如瓦特之于蒸汽机、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。

上海人是懂感恩的，不仅精心维护着这位老夫人的墓地，还专门有一条纪念她的先棉祠街。

经常说，上海领风气之先，成为众多新兴产业的开拓者，其实追根溯源，引领13世纪那场棉布革命，并奠定之后500年江南棉纺织地位的，正是这位隐匿在历史边缘地带的、面目不清的黄道婆。█



沈彬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假装专家，低空观察

棉布产业高速发展，温暖了那个蒙古铁蹄蹂躏的时代。